

著名學文界

# 克薩哥

—— 一個高加索的抗戰故事 ——  
萊翁·托爾斯泰  
著 彭彭 譯

И. И. ТУРГЕНЬЕВ

КАЗАКИ

文通書局印行

著名學文界世

克 薩 哥

(事故の索加高個一)

著泰斯爾托·翁萊

譯 慧 彭

Л. Н. ТОЛСТОЙ

КАЗАКИ

行 印 局 書 通 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貴陽初版  
上海第一版  
五月上海第二版

世界文學名著  
哥薩克 一冊

滬版西白報紙本

定價金圓壹元柒角

共價 12.00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萊翁·托爾斯泰  
彭華問  
文通書局印刷廠  
上海廣州長沙重慶  
成都昆明貴陽  
文通書局

上海(5)中州路二號

## 哥薩克人名表

- 1 德米特里（米其）安德烈維奇、歐萊寧。（俄羅斯人）
- 2 瓦尼……他的僕人。（俄羅斯人）
- 3 瑪利安娜（瑪利安卡）……一個哥薩克美女。
- 4 烏里特卡……她的母親。
- 5 依里葉、瓦西里也維奇……她的父親。
- 6 拉佐特克……一個哥薩克小孩……她的弟弟。
- 7 盧卡斯卡（盧卡）（馬爾卡）一個年青的哥薩克勇士。
- 8 那查爾克……盧卡的朋友。
- 9 艾羅斯迦伯伯……一個哥薩克老人。
- 10 艾爾顧索夫……一個哥薩克酒鬼。
- 11 別列次基……一個年青的俄羅斯軍官。

12 烏斯節尼卡……一個哥薩克女子，別列次基的情人。

13 斯威蒲卡……盧卡的啞吧姊姊。

在莫那，一切都寂靜了。什麼地方，沿着冬天的街道，稀稀地，稀稀地發出車輪子軋軋的聲音。那些窗子里，已經沒有燈火了，而街燈也都滅了。鐘聲從教堂里擴散出來，牠震撼着那睡着了的城市，是靠近天亮的時候了。街上全是空的。什麼地方，夜晚的馬車夫用窄狹的耙犁（註一）把雪和沙礫攪成了一團團，他是要拐到另外的角落里去打打瞌睡，一邊也等候着乘客。一位老太太走到了教堂里。那里已經在紅紅地，稀稀地點着不整齊地配置着的蠟燭，燭光反射在金的聖像框子上。在這個長長的冬天的夜晚之后，工人們已經起了身，並且上工了。

而在老爺們，那還是夜晚。

騎士餐館的一個窗子，從關閉了的風窗里，例外地露出了燈光。停車的地方，停了一輛馬車，一輛耙犁車和馭者們，他們脚跟碰着脚跟。郵車也停在這兒。看門人把自己掩蓋得很好，縮成一團，正像是躲在屋子的角落后邊。

「幹嗎有這麼多閑話翻來覆去地講呢？」坐在馬車的前座上，一個瘦瘦臉兒的僕人想。「簡直就是給我找麻煩啦！」

從隔壁那間有燈光的小屋子里，聽到三個吃晚飯的青年人的聲音。他們圍着一張桌子坐着，桌上還堆着殘餘的飯酒。第一個人是，年青青的，憔悴的，小個子，樣子不大漂亮，坐在那里，一邊用親切的，疲倦了的眼睛瞅看那位待出發的旅人。另外一個呢，是個高個子，他躺在那張擺着些空瓶空罐的桌子旁邊，一邊在玩着鍍鎢匙。第三人，穿着一件短羊皮外套，在滿屋子里走來走去，又時常停下來，去彈那握在他的非常硬而有力的手掌里的杏子，那手指甲是新修飾過的，他對任何事物，都微笑着；他的眼睛和臉像要燃燒起來了。他帶着熱情說話，還作着手勢；然而看樣子，他沒找到合適的話，所有他說出來的話，彷彿都不够表現他的心情。他不斷地在微笑着。

「現在可以說個乾淨！」待出發的旅人說，「我一點都不預備爭辯，不過我希望，最低限度，你能理解我，像我理解自己一樣，而不要把這事看得那麼庸俗。你說，在她跟前，我是有罪的，」他轉向那個用親切的眼光瞅着他自己的人。

「是的，有罪，」不漂亮的小個子回答說，在他的表情上，彷彿是更爲親切更爲疲倦了。

「我知道，爲什麼你這樣說，」旅行者繼續說。「依你說，被人愛，是和愛人一樣地幸福，只要有過一次，這一生就够滿足的了。」

「是呀，很够滿足啦，我的親愛的喲！超過要求以上啦，」小個子不漂亮的人，振起了一下身子，睜一睜又閉一閉眼睛。

「然則爲什麼不愛呢，自個兒！」旅行者說，他想了想，彷彿很惋惜地瞅着他的朋友。爲什麼你不愛呢？人家沒有愛你……沒有被人愛——這真不幸，當你感到有罪是因爲你沒給出這東西來，而也不可能給出來的時候，這真是不幸。啊哈，我的上帝！」他揮着手，「假使說，這一切的處置都是合理的，那真是顛倒是非啦，那不是我們所想的，而是按照牠自己地處置啦。因之我彷彿就掩藏了這種感情。而你這麼想；不要斷念，你應該這麼想。你相信麼，在我的生活里，我很順利地作過了許多愚蠢和妄誕的事情，這就是其中之一，在這件事情上，我沒有後悔過，也不可能後悔。不管是在開始，在以後，或者是對自己，或者是對她，我沒有欺假。在我呢，弄到最後，我也就愛起來了，而以後，我見到這個是不由意志的虛偽，這樣愛是不可以的，也不能再繼續下去的；而她也走啦。難道說，在我不可能的這一點上，我有罪嗎？我作了什麼呢？」

「囉，現在是完結啦！」他的朋友說，一邊吸着雪茄，爲着要趕開瞌睡。「只是有



一點：你還並沒有愛過，你不懂什麼叫做愛。」

於是，穿短羊皮外套的那個人，他想要再說點什麼，他抱着自己的頭。然而他沒有說出他要說的話。

「沒愛過！是的，對啦，沒愛過。我曾有過愛的慾望，更有力的慾望就不能有啦！不能再有一次這樣的戀愛呢？一切都是沒有什麼完結的。囉，說了些什麼呀？胡鬧啦，胡鬧啦，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可現在，一切都完結啦，你是對的。不過我感到，新的生活正開始啦。」

「在那個生活里，你又要胡鬧啦，」躺在沙發上玩錶鎖匙的人說；可是旅行者沒聽見他的話。

「我很悲哀，我願意去旅行，」他繼續說。「爲什麼悲哀呢，我可不明白。」

旅行者老講着關於他自己的事，他並沒注意到，那對於別人，是並不像他那麼感興趣的。一個。當在精神上歡喜得發狂了的瞬間，是再沒那麼利己的了。在這瞬間，他彷彿覺得全世界上再沒有比他自己更優美，更有趣味的東西了。

「德米特里·安德列維奇，馬車夫不願再等啦！」一個穿羊皮外套，！着圍巾的年青的家僕走進來說：「馬是從十二點鐘開始的，現在四點啦。」

德米特里。安德列維奇，瞅了瞅他自己的家僕瓦尼。在他的被圍着的圍巾上，在他的平民靴子上，在他的瞌睡迷迷的臉上，他聽到了另外一種生活的聲音在召喚他——生活是艱苦的，貧乏的，辛勤的。

「是真的啦，再見啦！」他說着，去找他自己的鬆開了的鎖匙。

雖然是有過還要再加酒錢給車夫的忠告，他戴上帽子又站在房中間了。他們接着吻，一次，二次，停了停，然後又接吻第三次。於是那個穿短羊皮外套的人走到桌子跟前，又喝了一次擺在桌上的瓶子里的酒，他握着不漂亮的小個子的手，臉上運紅了。

「沒有，我總這麼說……應該而且也可能向你公開一切，因為我很愛你……你是很愛她的罷？我總這麼想，……是嗎？」

「是的，」他的朋友回答着，更親切地微笑着。

「而也可能……」

「請罷，燭也禁不住要滅啦，」瞌睡迷迷的餐館僕人說，他聽到他們最後的談話，就想，爲什麼這位老爺老是說那麼一套呢。「請說明，記在誰的賬上呢？該是您的罷？」他向高個子補加了這句，他早就知道，是該問誰的。

「是我，」高個子說，「多少？」

「二十六盧布。」

高個子想了一瞬間，然後什麼都沒說就把賬單子放到衣袋里去了。

而兩位談話者還講他們自己的。

「再見罷，你出類拔萃的少年人！」帶着親切的眼光的不漂亮的小個子說。

兩人的眼睛里都湧出眼淚來了。他們走出來，到了台階上。

「啊哈，是呀！」旅行者說着，紅了臉轉向高個子。「騎士飯店的賬，你整理好啦，就寫給我。」

「好的，好的，」高個子說，一邊拿他的皮手套「我多麼羨慕你喲！」他意外地加，這麼一句，當他們走到台階上的時候。

旅行者坐上了耙犁，把自己裹在羊毛外套里，同時說：「囉，怎麼樣呢！我們一同走罷。」他甚致都起了身，讓出位置來要給那個說是羨慕他的人；他的聲音戰慄了。

這位送行的人說：「再見啦，米其，上帝保佑你……」他只希望他快點走，因為他不能再說話了，除此以外，他什麼都沒有想。

他們沉默了。有誰又說了一次：「再見。」

不知是誰說：「走啦！」而車子已經駛動了。

「葉利乍爾，開車來！」送行者之一，喊了一聲。

馬夫御者羣中，動蕩起來，嘴里嘸嘸嘸嘸着，他們套好了纜繩。於是一輛凍够了的馬車在雪上邊軋軋響起來了。

「這位歐萊寧，是個出色的少年，」送行者之一說。「可是怎麼想到要去高加索作軍官預備生呢？要是我，半個盧布都不會要拿的。你預備明天到俱樂部吃午飯嗎？」

「預備去。」

送行的人也都乘車走了。

旅行者覺得很暖，羊毛外套太熱。他坐到一起犂底子上，解開了外套，而毛蓬蓬的三頭驛馬曳着車子從一些黑暗的街到另一些黑暗的街，經過一些從沒見過的房屋。歐萊寧覺得，只有旅行的人才乘車經過這些街道。周圍是黑暗，沉默而令人憂鬱的，在心靈上，是那樣地充滿了回憶，愛情，惋惜和壓出來的愉快的眼淚。……

註一：靴梨——一種在雪上行走的馬車

「我愛！我很愛！優秀的！好！」他唸着，他想要哭了。然而他爲什麼要哭？誰是優秀的？他是愛着誰呢？他自己知道得不清楚。有時候，他厭着某一所屋子而驚奇着牠爲什麼要是這樣奇怪地建築起來；有時候他奇怪着車夫和瓦尼，他們對於他完全是另樣的人，然而自己爲什麼又和他們這樣接近地在一起，並且和他們一道在被凍冰了的纜繩曳着的馬具上共着搖擺和顛播的激動呢。他重又說着：「優秀的啊，我愛！」其致有一次他說：「多滿足啊！出類拔萃的！」於是他自己驚奇起來，這是對誰說啊，他又自己問自己：「我沒喝醉罷？」。對的，他一個人喝了兩瓶葡萄酒，但是並不是某一瓶酒把歐萊寧弄成這樣子。他記起了在出發之前，很害羞地彷彿偶然地說給他的所有的親切的友誼的話語。他記起那些握手，瞭望，靜默，和當他坐上了耙犁時那說「其其，再見！」的音調。他也記起了自己的堅決的表白。這些，對於他，都很有激動他的意義。在出發之前，不僅止是朋友，親人，不僅是平日不關情的人，就是不同情的，不歡喜的人，

忽然間，彷彿都更有力地說是愛他，彷彿是在懺悔或者臨死之前的告別似的。——也許我會不得從高加索回轉來的罷，」他想。於是他又覺得他是愛着自己的一些朋友，並且還愛着一個人呢。他很可憐自己。然而，並不是因着給了愛情給朋友，就這樣地激動和提高了他的精神。以致說了許多自己不能制止的無意義的話語，也並不是因着給了愛情給一個女人（其實他還從沒有愛過）就把他弄到這步田地。愛情給自己，是熱烈的，充滿着希望的，年青的愛情給所有的別人呢，那僅僅只精神上好點（而他覺得，在他，現在只有一點點好處），他不由得哭起來，獨自啣嚙着一些無連繫的話語。

歐萊寧是一個青年人，他沒在任何學校畢業過，也沒在任何地方服過務（僅只是一個什麼掛名的官員），他花掉了他的一半財產，而直到二十四歲還沒給自己選好任何的職位，一直都沒作過什麼事情。在莫斯科的社會里，他是被稱爲一個「青年人」。

十八歲起，歐萊寧就很自由，正好像一個從小就沒有父母，而現在已經是四十歲了的俄國的有錢的人一樣地自由。對於他，從沒有什麼體質上的，或精神上的枷鎖：他什麼都可以作，什麼都不需要，什麼都與他沒關連。他沒有家庭，沒有家族，沒有信仰，也沒有需求。他既不相信任何事物，也不承認任何事物。他雖不承認任何事物，但他不僅不是一個陰鬱的，憂愁的道學氣的少年，而相反地，他是不斷地魅惑人的。他決定，

愛情是沒有的，但他每遇到有年青而漂亮的女人在場時，就不禁爲之消魂了。他早就知道尊崇和榮耀是鬼話，可是當在跳舞會上雪爾格伯爵走到他跟前，對他說了幾句親切的話時，他就不由自主地感到滿足了。他把他自己的魅惑給了許多人，但那些人終於是不與他有多少連繫。他要是有了某種憧憬，當他剛一感到那會接近困難和鬥爭，那怕生活上一點小小的鬥爭的時候，他就本能地立刻從感覺和行爲上放棄牠，而恢復自己的自由。他就是這樣地處理他的交際生活，他的職務，他的家產和有一個時候他曾想要獻身的音樂的，甚致也就是這樣地愛過一個他並不信任的女人。他常常想過，這人生只有一次青春的活力，該擺在什麼地方好呢，——藝術嗎，科學嗎，對女人的戀愛嗎，或者還是實際的活動呢？那種活力並不是智慧或者教育的力量，而是只給人生一次的一種衝動，而是人們用來按照自己對世界所想到所感覺到而去處理一切的一種力量。是的，有的人是消失了這種衝動，他的這種衝動一開始就陷落到最初所走進的生活範疇里，於是他們就在那里工作到生命完結時爲止。但是歐萊寧充分地覺到自己是富有這種青春的全能的上帝，這種轉變某個希望和思想的能力，這種想什麼，作什麼的能力，這種把頭投向無底深淵而不知道是爲什麼的能力。他帶着這種自覺，而因牠感到驕傲，可他自己不覺得，而因牠感到幸運。直到現在，他還只愛過他自己一個人，而也是不能不愛的，

因為他替自己抱了一個很好的希望，這個希望，現在還是空虛的，並沒成功。他從莫斯科出發，是在一種青年人的愉快的精神之下，當時，他覺悟到，過去是錯誤的，於是忽然向自己說，一切都不是這樣子的，——過去一切都是偶然的，無意義的，過去的牛活，他並沒有好好地思考過，然而現在，他將從莫斯科出發，要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在那個新生活里，他不會再作出那樣的錯誤，不會再有後悔，而一定會有一個好的幸運。

正如平時在長長的旅途上的情況一樣，在開始第一，二，三站走的時候，沉思總是停留在剛剛出發的那個地方，然後，忽然間，由第一天早上由沿途遇見的一切而轉到了旅行的目的地，於是又在那里豎起將來的空中樓閣來。歐萊甯現在就正是這樣的情形。

把犁車從城市駛了出來，望着這一片雪的原野，他高興只他一個人在這個原野中間，他重又裹上羊皮外套，躺在把犁底子上，安靜了，瞌睡起來了。和朋友們的告別，非常激動他，他開始回憶在莫斯科最後的這個冬天的一切，對於過去的一些形象，漸漸帶上了不明白的意義和很多非難，他開始不願意去想這些了。

他回憶着這個送行的朋友，和他與那個姑娘的關係，這個姑娘是他們剛談過的。那是個很有錢的女孩子。「也不顧她是在愛我，是在什麼情況下，他能夠愛她啊，」他



惹着，一些不好的猜疑來到了他的腦子里。「正如你所想的一樣，在人中間，有許多不正直，而爲什麼在事實上，我還沒愛她呢？」他向自己提出了問題。「人人都說我，並不會戀愛過，難道說，我就是這麼個倫理上的怪種麼？」他於是記起了他的迷戀。他回憶起了他最初的交際生活，和他一位朋友的妹妹，他跟她共過一個夜晚，在燈光之下在桌子跟前，燈光照着她的作活計的纖細的手指和她的纖細而漂亮的下半部面孔，他又記起一串串的，彷彿兒歌里的「燒罷，燒罷，火片子」一樣的談話，和一般的困難，阻礙，還有那不斷的反常的紊亂的感情。有一個什麼聲音總在說：不是這樣，不是這樣，這簡直不是這樣的。然後，他又記起在跳舞會上和美麗的D一起跳瑪左爾卡舞。「在這天晚上，我多麼迷戀，多麼幸運啊！當我第二天早上醒來了，覺悟到我還是自由的一個人的時候，我是多麼苦痛和遺憾啊！她究竟怎麼啦，愛情，還沒發生麼？她的手，腳，不都纏住我來麼？」他想。「沒有，沒有戀愛，鄰近那位小姐告訴朵卜羅維拉和貴族團長，也同樣告訴過我，說她愛着星星，也就是這樣子的。」於是他又記起了他在鄉村里的經濟活動，而重又不那麼愉快地停留在前面那些回憶上了。「他們會很久很久地談論我的旅行罷？」他腦子里這麼來回地想着。但他們是誰呢，他不知道，隨着這些思想的痕跡，他皺起了眉臉，說了些不明白的字音，那是他記起了裁縫莫雪衣·哥皮列和欠了